



悬疑小说

在从上海飞往青岛的航班上,李豌豆遇到了丁朝阳,他高大、英俊,富有。帅哥遇到美女,爱情顺理成章。然而,两人同居之后,丁朝阳却一直有所隐瞒——他的一个房间从来不对豌豆开放,他不断去别的城市寻找出走的前妻,而午夜那声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总是把他吓得要死。爱上了丁朝阳,才女李豌豆从此坠入迷雾。

连速 著 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

她一直是他的亲人

下午,我又给宣凌霄打了电话,他连续挂断了我四次。直到傍晚,他才回电话,也没问我找他什么事,直接就问晚上能不能去一趟酒吧,我说等做完节目后就过去,他简单地说了句我等你,就收了线。

我做完节目就去了西南园,路上,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估计丁朝阳还没回,便给他发了个短信说我和台里的人一起出去吃夜宵,他说好的,再没多问。

西南园酒吧没营业,卷帘门底下透出一丝影影绰绰的光影,我走过去敲了敲,门就稀里哗啦地开了,宣凌霄的目光很沉,待我走进来就把卷帘门关得严严实实,站在灯光离陆的酒吧中央,我的心,有些怯怯的慌。他拖过两把椅子,距离很近地面对面摆摆,自己先坐下来,说:“怕吗?”我笑了一下,底气不是很足。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事无巨细。很早以前,宣凌霄就知道阮锦姬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只是没点破而已,虽然阮锦姬没说,但他清楚,阮锦姬知道自己就是她哥哥。

第一次见阮锦姬,她还是那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头蓬松而乌黑的天然卷发,像

只矫健的小狐狸跟在父亲身后,不时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爱她和妈妈。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阮锦姬,直到7年前,阮锦姬出现在他的酒吧,她又长高了不少,身材绰约,并不张扬,扬扬的眉目之间,有股子说不出的妩媚。她是自荐到酒吧唱歌的。

在酒吧唱歌的日子,他是她喊不出口的哥哥,将她安全地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下,当她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时,他会悄悄把钱塞到客人手里,请他们去点她的歌。有时,她在台上唱歌,他在台下看得发呆,总觉得台上的她楚楚可怜,让人心疼。

后来,她离开酒吧,去丁朝阳的公司上班,他还曾为此很是欣慰,觉得她终于去过女人们该去过的正常日子了,有一份正常的、不会引发人揣测的职业,遇上一个合适的男人,谈一场循规蹈矩的恋爱,结婚,生子,过着平静幸福的日子。

直到宣凌霄和许芝兰好了后,才知道她爱的竟然是丁朝阳,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和许芝兰好,原来是她一手导演的一场闹剧,为此,他很生气,还骂过她,劝她不要再和丁朝阳纠缠下去了,她听不进去,甚至,他悄悄找丁朝阳谈过,要他放手,不要害

阮锦姬。

我们沉默地坐着,街上,不时有车子扯着长长的尾音,呼啸而过。

宣凌霄放低声音,慢慢说:“下午,她来找过我,就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好像有点害怕,很慌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大体上的事,我还是听明白了,她的样子让我很难过,这些年,她过得太不容易了。”

“或许,她对你也是心有歉疚吧,又觉得不知怎么开口。”

“或许是。”宣凌霄疲惫地笑了笑,点了支烟:“古福利不是她杀的,相信我。”我苦涩地笑笑。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算我求你,不要在这件事上追究下去了,好吗?既然古福利已走了,再追究也于事无补了,虽然她是做了一些不可宽恕的事,但是,她也是因为心里苦才这样的,我们都宽恕她,好吗?”

我怔怔地看着他,忽然地很为阮锦姬难受,她总是说,她的心又冷又硬是因为从未得到过爱,事实却是,在她的生命中一直是有爱的,譬如这个一直被她仇恨着的宣凌霄,他的爱,是多么的深沉而温暖,只是,她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仇恨上,感受不到而已。

宣凌霄定定地望着我的眼里,有支离破碎的晶莹。



投资高手

当他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所有人都在追寻他投资成功的秘密。沃伦·巴菲特——华尔街100年来最成功的投资大师,全世界投资者都敬仰的投资智者。他的投资之道,简单得一看就懂,他的投资智慧,深刻到无人能及,成功的捷径是向大师学习。

刘建位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时间把小放大

巴菲特小时候看漫画时,就明白了长期投资一个股票远远超过短期频繁投资多个股票的道理。

巴菲特小时候最喜欢的连环画人物是李尔阿伯纳。这个美国名字不好记,我们就简单用中国话称其为“阿呆”。阿呆人又笨,又邋遢,一直在纽约贫民区过着快乐的单身汉生活。有一天,他看到了当地第一大美女,阿呆叫她阿美,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他的最爱。但阿呆只对有钱的百万富翁感兴趣。阿呆翻遍所有的口袋,也只剩一块钱的硬币,想要得到美人比登天还难。遭到阿呆严厉的拒绝之后,阿呆无奈之下去找智慧老人摩西求助。智慧老人说:“很简单,你去玩老虎机,用你手里仅有的1美元,一次翻1倍,这样1美元变2美元,2美元变4美元,4美元变8美元,赌上20次,翻上20倍,你就会赚到1048576美元,你就是百万富翁了,阿呆不就是你的人了吗?”阿呆一听,恍然大悟,赶紧依计而行。

巴菲特计算了一下,发现阿呆找的这个智慧老人显然言过其实。他显然没有预计到,阿呆竟然那么呆,过于盲从他的指示,赢再多的钱也不

要,一次就只翻一倍。另外,他也忘了考虑税收的影响。

假设阿呆也像其他美国公司一样,必须负担高达35%的联邦所得税,即使他真的能够每年成功翻1倍,那么20年后只能积累到22370元。事实上,即使他继续每年使投资翻倍,由于每年需要缴纳35%的所得税,他也还得再等上7.5年才能挣到100万,才能成为获得阿呆芳心的百万富翁。但是,阿呆将他的1美元原始资本只放在唯一一个投资项目上,而且连续长期持有27年半,直到这项投资连续翻了27.5倍,投资收益又会如何呢?在这种情况下,在最后一半,也就是过了27年半之后,阿呆可以赚到2亿美元,一次性缴纳7000万的税之后,还可以得到1.3亿美元的税后利润。

巴菲特说:“这宗小故事告诉我们,作为必须纳税的投资人,相对以一定复利利率的连续多次投资,以同样复利利率增长的单一投资能够实现多得多的回报。不过我怀疑许多伯克希尔的股东老早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巴菲特之所以采取长期持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尽可能减少缴纳资本利得税,使税后长期收益最大化。几

乎所有的投资者都要缴纳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es)。但资本利得税只有在你出售股票并且卖出的价格超过你过去买入的价格时才需要缴纳。因此是否缴纳资本利得税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可以选择的。投资者既可以选择卖出股票并对获得利润部分缴纳资本利得税,也可以选择不出卖股票从而不缴税。

199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特伦斯·奥迪恩和布拉德·巴伯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频繁交易将导致投资收益率水平的降低。他们分析了1990年至1996年12月31日6年内的78000个家庭的股票交易记录。这些家庭平均的年收益率达到了17.7%,稍稍高出市场17.1%平均收益率水平。然而扣除佣金后,净投资收益率水平为15.6%,比市场平均水平低1.5%。他们对每年家庭不同投资组合周转率下净收益率进行了比较,发现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收益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交易最频繁的20%家庭的年净收益只有10.0%,而交易次数最少的家庭年平均收益率则高达18.5%。如果以复利计算,经过10年、20年后,这种收益率的微小差别将对投资者的财富造成巨大的差别。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个犹太女孩被活埋

德军在白俄罗斯推进神速,一周之后,已经进入了少先营地所在的诺沃列尼娅村。躲进树林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师生,全被德军从树林里搜了出来,赶进村子。安娜老师伸开双臂紧紧护住他们。

头戴钢盔、举着冲锋枪的德国兵走了过来,将安娜老师一把推开,接着把孩子们排成两排。一个肥胖的军官走到孩子面前,脸上奸笑让人不寒而栗。

“我的孩子们,我要问你们些问题。我想,老师告诉过你们,诚实是好的。所以,我不想听到谎话,明白了吗?”他用蹩脚的俄语说道。胖军官开始挨个审讯孩子们,朱敏很快被叫出队伍。

“你的父母是干什么的?”“父亲是中医,母亲也是。”“你为什么到苏联?”“我来治病。”“治病?什么病?”“哮喘——你听。”朱敏张开嘴,大口喘气,发出“哧啦哧啦”的声响。德国军官不耐烦地挥手叫她快走,生怕被传染上什么病毒。在朱敏后面被叫出队伍的是弗拉斯塔姐妹。她们编造出父亲被炸死、母亲改嫁、自己被遗弃的悲惨故事。故事没有讲完,她们已是痛哭流涕。德国人铁着脸,

厉声道:“够了,滚回去!”

张闻天的儿子万格利则称自己在孤儿院长大,根本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德国人见他一副无知的模样,也放他回队了。接连19个孩子过关后,不幸终于发生了。两个8岁的捷克籍犹太女孩在接受盘查时露馅了,被德国兵拽住头发,拉了出来。

“犹太猪!”胖军官从牙缝中挤出这句咒骂,“我早就注意你们两个了!”他走到两个瑟瑟发抖的犹太女孩面前,拿过一根皮鞭,一脸狰狞。安娜老师想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孩子。但还没等近身,她便被一旁的德国兵用枪托打倒在地,鲜血顺着她的额头淌了下来。

胖军官抬起穿着皮靴的脚,将两个小女孩踢倒,随后举起手中的鞭子,一边用德语咒骂着,一边狠狠朝她们身上抽去。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殷红的血液同时迸发了出来。胖军官发泄了一阵后,停了下来。他扔掉皮鞭,拍了拍手,拉起了两个女孩,让士兵给她们一人一把小铁锹,随后下达了命令:“挖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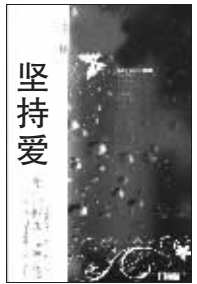
人坑内,然后,立刻挥锹铲土,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两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孩子活埋了!

德国人熟练地干完了这一切后,把安娜老师和其他孩子赶到了附近的一所孤儿院,看押起来。

孤儿院原先收养了40多个孤儿,现在加上新来的“俘虏”,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随后的几天,四面八方的孩子都被送到这里看管。由于食物供应不足和受到纳粹非人的待遇,一些孩子相继死去,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的气息。

随着战事吃紧,前方的伤兵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后方,包括伊万诺沃。伤员先是在各个医院接受治疗,但由于病床不够,因此部分学校也被迫宣布停课,辟为临时军医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隔离病房和部分教室里也住下了伤员。

儿童院大班和学龄班的女孩子在接受了简单培训后,担当起了临时护理员的角色。李特特、蔡妮、林琳等中国姑娘,就在其中。她们被派往临时军医院,每人负责一间教室和走廊的30多位伤员。一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主要是提醒伤员按时吃药,给他们的伤口消毒,喂水喂饭,倒大小便。有时,甚至还要将通过手术从重伤员躯体上截下的残肢收集到筐里,统一掩埋。



言情小说

临近大学毕业,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初入职场的生存艰难,亲情的冷漠,周遭的冷眼与歧视,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但她凭着80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以不放弃的爱,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

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我唯一的机会

说起来,我的身世挺惨,妈妈有种奇怪的妇科病,导致不孕,求医问药好多年,才怀上了我,结果分娩时因大出血离开人世。爸爸固执地认为,是五斤重都不到的我克死了妈妈,连多看一眼都不肯,丢在医院里不闻不问。

我一直在姨妈家长到十岁,才被送回到父亲身边。此时,父亲已经续弦,新妈妈带了一个与我同岁的儿子过来,为了搞好关系,以示亲热,新妈妈专门将儿子的姓也改为常,叫常军。这一家三口的新组合里,根本没有我常清的位置。

初中以后,我就一直读寄宿学校。发育后,例假始终不正常,姨妈领着去医院的,才知道我和妈妈患有同样的病症,怀孕的几率几乎没有。

可能是因为生活才刚刚展开,我对能不能生孩子这种事情并不关心,李天明当然也不关心。恰恰相反,因为没有怀孕的后顾之忧,他每次都那么尽情尽兴。事后,他会跟我说:“清清,将来,我一定帮你找个好医生,医好你的病。”如今想想,这基本上就是客套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我准时来到餐厅,一贯是等我,这次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有

原则的小三,我不可以打电话催他。大约7:10,李天明才夹着皮包匆匆赶来,他同往常一样,俯身揉了揉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做了一个躲避的动作。

“清清,这孩子不能要。”李天明的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决。

“不,我一定要!”本来我是很犹豫的,但李天明表现得这么坚决,说不要就不要,倒激发了我的斗志。

第二天,我独自去医院检查。临出门,舍友陈菲随口问了句:“去哪啊?”“去医院。”我看了她一眼。“啊?去干吗?”陈菲很吃惊的样子。“生小孩!”我有气无力地说。陈菲大笑:“好好生,一会我们煲了汤给你送过去。”

去了妇幼保健院,顿时大吃一惊,人比银行还多,乌泱泱一片坐在等候区,护士小姐拿着病历叫号,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有点公司面试的意思。我一直觉得自己够年轻了,哪晓得到了这里一看,大把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医生告诉我,这是唯一的机会。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我一手捏着医生的诊断书,一手给李天明拨电话:“你快点来妇幼医院,有急事!”

大约一刻钟,李天明来了。我迎过去,他却仿佛不认识我,眼睛看着别处,轻声道:“跟我来。”然后一直向前,大步流星永不回头,我像个跟屁虫,一路小跑跟着他。顶着烈日,一直走到医院南面的墙角,他才停住脚,转过身,第一句话就是:“你到底想怎么样?”他满头大汗,头发粘在额头上,以手作扇子状,不停地在面前挥舞,形容异常委顿。

“我,我想生下他。”

“道理都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了那么多,你还是固执己见是吧?好!那这件事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爱咋地咋地!”他恨恨地说。

这就是我爱的人?我深深地看着他,强烈的阳光笼罩着他,我不觉眯起眼睛,看着看着,眼睛就湿了。

“别哭!哭什么!谁欺负你了?”李天明大声吼道,见有路人侧目,他赶紧压低声音,“我求求你了姑奶奶,大庭广众的,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好不好?”这个好面子的男人惟恐遇见熟人,东张西望,全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风度可言。

“好,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就当你死了!”我气得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用手指着他,指了半天,嘴巴里才吐出个“滚”字。